

# 盆地的“窄”与世俗的“宽”

■秦小华

四川盆地古称“四塞之国”,周围都是崇山峻岭,交通闭塞。盆地意识一直是川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标签。“盆地意识”,词义从“盆地”之窄贬宽延出来,暗喻川人见识浅薄、不思进取、缺少开拓。果真如此吗?

盆地意识当然存在。这是地理局限对现实思维的客观束缚。人类的生存发展,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、社会环境,在协调中互相适应。在原始落后的农耕社会,四川人的思维必然局限于闭塞落后的群山阻隔。

纵观历史,从先秦到明清,四川先后建立了各类政权约14个,但无一发展壮大,并统一全中国。为何如此?高山深谷阻隔是一个非常因素。没有路进来,意味着没有路出去。各类当政者没有足够的财力去争天斗地,修路拓展疆界。

从秦汉时期凿于悬崖绝壁上的秦蜀栈道、褒斜栈道、金牛道,到三国时期的险要小路阴平古道,从唐宋时难于上青天的米仓道、荔枝道等,到晚清“洋务运动”对铁路的修筑,我们可以看出,所有后来的人川道路的修筑,几乎都沿着先秦栈道的已有路径,从未创新。因为,创新需要丰厚的财力支撑。

克服地域限制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修路。唯有畅达天下之道路,信息传播更快,民智才能加速开化。现时代的路,早已非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,而是要重型机械化的参与才能克服山水之险,才能克服人力不能承受之重。

四川第一条公路成灌公路(成都至灌县)修筑于1913年,成于1925年,53.6公里修了12年。因经费问题、土匪地主阻扰,中间被迫中断。1926年以前,四川的主要交通工具主要靠骡马、鸡公车、轿子、自行车和人力车。这也从侧面透露出,当时的天府之国非

非富得流油,民智意识的落后和闭塞。1926年1月1日,成灌公路正式通车,一辆16座美制福特汽车由成都驶往灌县。

从了解和沟通机制来说,只有当成都平原局部展现给外部时,才会引起外部的关注和评价。因为“少不入川,老不离蜀”是一个地道的外部评价,它明显带有局部评价的信息不对称特征。

“少不入川”的出现和流行时间,应该不长,估计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,流行在90年代。因为上世纪80年代,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展开,报纸、电视逐渐进入普通家庭的视野,全国性的信息交流日渐频繁。这些有利条件,为四川的不对称宣传提供了条件。“少不入川”有了生存的土壤和存活的可能性。

时至2019年,尽管四川的交通有了大幅提高,航空、铁路、水运、高速路网、普通公路构建的立体物流体系已日臻完善,人才流动也日渐自由,但四川依然没摆脱山地地势对经济的束缚。四川盆地边缘的高原依然贫困荒凉。

2018年,四川经济总量4.06万亿,位居全国第六。但成都平原是否就膘肥体壮了呢?很显然不是。我们知道,农耕时代,地区经济

对地理位置、气候非常依赖;工业化时代,地区经济对机械化和规模化很依赖;数字化时代,地区经济对信息和数据很依赖。

细心观察,我们不难发现,成都平原的农耕技术水平仍相当落后,大规模机械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很低,农业依旧停留在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的条块分割的耕种基础之上,这决定了生产效率很低,距离“极少的人极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”这个高效农业目标,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。同时,劳动力没有从原始的耕种状态下解放出来,虽然可以自由外出进城务工,但大多是以土地的弃耕为代价的,而且城乡户籍制度仍然是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有效工具。

如果简单地做个横向对比,成都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平原、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差距就更为明显。成都平原依然是劳动力输出为主,而长三角、珠三角则以吸纳劳动力为主。成都平原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耕层次,而长三角以资本输出为主,珠三角以规模制造业为主。

成都平原想直接从农耕时代迈向数字化时代,是不可能的。因为,信息和数据,需要工业化和规模化支撑,同时,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在工业化阶段完成。最重要的是,民众的

意识未足够开化和敏锐,仍然是制约成都平原开拓创新的软障碍。

其实,“入不入川”不是问题的关键。问题的关键是,天府之国治下的成都平原的精气神状态。毕竟,精神、气质的宽,建立在物资富饶的“宽”之上。

不可否认,盆地意识确实为代代相传的四川人打上了“保守”“休闲”“懒散”的烙印。尤其是今日今时,成都以慢节奏的休闲生活、火锅美食、茶楼麻将闻名于国。向往成都世俗化的贪图享乐,令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,一睹成都的撩人风采。此刻,“少不入川”的古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,极少有人提及。盆地意识已与“少不入川”进行了世俗化融合。

纵观几千年的四川历史,很难找到四川人用人文精神影响全国的历史事件。北宋的纸币交子可算四川人开拓创新精神的代表,清末的保路运动可算四川人追求独立精神的典型,1938年350万川军出川抗日可算四川人爱国精神的集体展现,除此以外,再难观测到展现四川人精气神的显著事件。

当人才流动越来越自由时,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,早已非单纯的美食、美女和湖光山色支撑,而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。美食美女美景,注定只是过客,而经济利益才是最持久的魅力。只是,当人们慕名而来成都时,只能看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无法欣赏到古成都的风骨神韵。

借仲殊的词《望江南·成都好》一首,看宋时成都的世俗繁华,权且以宽看客之心,以窄叹惋之情:

“成都好,蚕市趁遨游。夜放笙歌喧紫陌,春邀灯火上红楼。车马溢瀛洲。人散后,茧馆喜绸缪。柳叶已饶烟黛细,桑条何似玉纤柔。立马看风流。”



成都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

盆地意识与“少不入川”的窄论在一定程度上给四川人打了“保守”“休闲”“懒散”的标签。唯有克服地域限制开拓天下之宽路,让精神、气质的宽,建立在物资富饶的“宽”之上,民智才能加速开化。

## 成都:慢文化 宽生活

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成都的“安逸”就漫延在城市的宽生活中,让我们沉醉而不能自拔。

■徐代军

成都,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,人们到这里心地自宽,流连忘返。从李冰治水,让都江堰的江水千古滋润宽广的成都平原开始,2000多年的时间里,蜀国文化在这座城市成长与发扬光大,生生不息。“九天开出一成都,万户千门入画图”,进川蜀道的狭窄艰险,与到达成都后的宽广闲适,形成鲜明对比。在成都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中,掩映着历久弥新的“慢文化”,并成为这个城市的标签。

“慢文化”,在影响这座城市崛起与成熟的进程中,不但传承了历史的厚重,更彰显着现代的繁华,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

发布的《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2018》显示,成都在全球300个大都市经济运行表现指数榜单中位列第三位。

古时候,生活在成都这片热土的人们就对生活很热爱,这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,“扬一益二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在经济繁荣的同时,成都平原的人们也追求自然恬淡的生活,乐于与自然为伍。因此,在各大诗人的笔下,成都的味道也各具千秋。李白在《登锦城散花楼》诗中吟道:“飞梯绿云中,极目散我忧。暮雨向三峡,春江绕双流。今来一登楼,如上九天游。”杜甫在《春夜喜雨》中说道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

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”

成都的“慢文化”从古至今,都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包容、开放。城里的大街小巷,三三两两的人群,可以走小径,领略古朴的苍天大树,也可以欣赏到庭院内的修竹,还有门廊的雕花,亦或是一盆精致的盆景。总之,在出外洋溢着“巴适”感觉的成都,你不会觉得世俗的躁动与不安,栖居于此,反而可以身心放松,弄一弄菜园,喝一杯盖碗茶,侃一侃邻里友情。可以说,成都的“慢文化”是人与自然、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一种典范。

成都不仅给出了“慢文化”,也给

我们带来了一种认知,而这种认知在杜甫《赠花卿》一诗中有突出表现: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。此曲只应天

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。”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成都的“安逸”就漫延在城市的宽生活中,让我们沉醉而不能自拔。



七哥老成都盖碗茶

## 宽窄:衡量和把握万事万物的尺度

宽窄书架

体。可以说人类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历史都是以生产工具来命名的,如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、青铜器时代、铁器时代、机械时代,现在是计算机时代、智能时代。如果主导性生产工具不样,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就不样,社会的宽窄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宽窄场的营造,推动者主体思维方式的转变,增强主体创新能力在优化工具系统、中介系统中促进宽窄空间的构成和转换。

### 宽窄与巴蜀智慧

“宽窄”这个概念不像西方哲学范畴中的本原、存在、虚无、原型、现象、结构、超现实等概念,具有中国本土化及巴蜀文化特征。从宽窄巷子、武侯祠的对联,到李白杜甫的诗歌,都可以看到“宽窄”的身影。不仅巴蜀诗人咏叹宽窄,历代诗人也以宽窄入诗,描与宽窄多姿多彩的韵况。初唐王绩写道“柳行疏密布,茅斋宽窄裁”(《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》);中唐白居易有“君知天地中宽窄,雕鸢鸾凤各自飞”(《对酒》);晚唐李商隐抒写“衣带无情有宽窄,春烟自碧秋霜白”(《燕台四首·春》);元代张翥吟叹“休轻拆。待他归看,旧时宽窄”(《忆秦娥》);明朝王宠描述“歌曲出玲珑,舞袖随宽窄”(《郊游与诸公作》);清代席佩兰感叹“去时宽窄难凭准,梦里寻君作样看”(《寄衣曲》)。这些描写虽然多指空间形态,但却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事物的宽窄变化及其多样性、丰富性。

四川这块土地,从文化地理学上来看,颇具宽窄意味。四川盆地,其内在是很宽广的,天府之国诞生于此,四周群山环绕,有贡嘎山、大巴山、秦岭、青藏高原、四姑娘山、龙门山脉等,从盆地来看,成都平原马平川、一望无际,但从四周群山环绕的高空来俯视,盆地也就显得窄了。四川这块土地本身就体现出宽窄的外在形态,而冲出盆地的意识一直根植于四川人的内心世界。长江流域、岷江流域等每条河流的出口都显得很窄,古语云“冲出夔门天地宽”,穿过三峡,世界一下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“剑阁峥嵘而崔嵬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”这是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形容四川剑门关有多么险峻的诗句,然而走出剑门关后,世界为之一变,别有洞天。四川从东西南北各方面来观察都体现了宽与窄的辩证统意味。“宽窄”诞生在巴蜀大地也就有了暗合神通、自然而然的历史文化土壤。

清代赵藩所撰的武侯祠“攻心”联体现了宽窄在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管理学上宽与严的关系。宽与严要适度,过宽,缺乏了约束,人的内在欲望得不到规范,就会无限地膨胀,人性“恶”的一些东西就会出现;过严,太严苛,就会捆绑住人的手脚,让人难以自由发展。以高校录取为例,朱笔一点,人的命运就决定了,过宽,优秀人才发现不了;过严,许多好学之士就被挡在了录取门之外。这个“度”,成了考量人们智慧和本性的试金石。

巴蜀大地一直都充满着、洋溢着宽严、宽窄的哲学和智慧思想,从三星堆、金沙出土的文物,比如青铜神树、太阳形器、太阳神鸟、威形方孔璧等,呈现出人与神、地与天、静与动、小与大、短与长、张与驰等对立统观念,我们可以感悟到宽窄的些许思想。李白身骑白鹿,腰悬酒壶,在崎岖山路独行,天地万物却尽在胸中。苏轼轻摇小橈,泛舟赤壁,却揽月抒怀,畅游宇宙。明末清初达州人唐顺在《潜书》中说:“上观天道,下察人事,远正古迹,近度今宜,根在于心而致之行。”“天地与道际,心与天地际”,而“性统天地,备万物”,万物之宽归于心性。宽窄,是最具

巴蜀文化特色、巴蜀文化特征、巴蜀文化智慧的一个范畴、一个概念。而这个概念,是最具中国话语体系,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的具有标志性的符号概念。宽窄是巴蜀大地、四川盆地在群山环绕之中自然而然诞生的一种哲学文化范畴,这是特殊地理空间形成的,同时,它又是从《山海经》、三星堆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典籍中和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,特别是对道家思想、易经思想、易学思想的一种概括和提炼。道家哲学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,道家自然,讲究修炼。这修炼就是转化的一种过程。炼丹、化丹既是道家的方法论、技术论,也跟宽窄有密切的联系,将多炼少、将少凝聚、将实化虚、将虚坐实、以柔克刚、将有作无,那是何等神妙的“化”的过程。宽窄既是这块土地所生,又是悠久历史所为,更多的是来自于历史经典和文化名人的一种思想结晶。可以说,宽窄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精彩、最深厚、最博大之处的智慧,体现出巴蜀这方土地最素朴、最深邃、最直观也最生动之处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想。(本文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《宽窄九章——写给大众的哲学》一书前言,未完待续)



(上接本报4月19日P7)